

诡异 悬疑 惊悚
惊天秘密

法门寺 密码

FAMEN TEMPLE
CODE
法门寺发生了什么

黄裳瑾瑜 著



一部围绕法门寺佛祖舍利展开的
大唐秘史

法门寺 密码

FAMEN TEMPLE
CODE

黄裳瑾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门寺密码 / 黄裳瑾瑜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07-5495-2

I. ①法…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246671 号

法门寺密码

著 者 黄裳瑾瑜

责任编辑 庞俭克 户春晖

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cs@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8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302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495-2

定 价 25.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人 物 表

段成式：唐代著名志怪小说作家，《酉阳杂俎》和《寺塔记》的作者。

照 夜：唐宪宗私生子，本名李玥。后出家为僧，法号善继。

白婉烟：亡国的波斯公主，拜火教祭司长。

哈 迪：阿拔斯·阿卜杜拉·哈迪，黑衣大食王子。

钱为天：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子，李希烈造反，后全家被杀，唯独他
逃过一劫。

韩 湘：韩愈的侄孙，后被世人奉为八仙之一。

吕 岩：亦名吕洞宾，全真道教开山祖师，后被世人奉为八仙之一。

蓝药师：华山隐士，善药。

裴 前：段成式好友，宰相裴度的侄子，金吾卫中郎将。

皇甫臻：钦天监监正。

皇甫月若：钦天监监正之女。

目 录

缘 起	1
第一部分 貌流离	5
第二部分 千重变	27
第三部分 心宿狐	51
第四部分 焰摩罗	75
第五部分 陀罗尼	100
第六部分 光明藏	124
第七部分 曼荼罗	149
第八部分 欲界天	176
第九部分 阿修罗	206
第十部分 摩尼宝	234
第十一部分 菩萨行	264
尾 声	291

缘起

大唐元和十三年，冬。

年关已至，我随同母亲、舅母、姨母等人来到法门寺，为遇刺身亡三年的外祖父做法会，夜里便宿在寺内。冬夜深沉，月色清寒，同屋的小沙弥都睡熟了，我吹了灯，和衣躺在床榻上，却难以入寐，遂又起身出去走走。

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发迹于北魏，起兴于隋，鼎盛于大唐，乃是皇家寺院。寺内有敕命尊奉的护国重宝——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故而寺院占地广阔，建有瑰琳宫殿二十四院，殿堂楼阁，连檐接宇，巍峨宏大。

禅院岑寂，佛堂神殿林立，古木崇阜，深苍荫浓。夜色里，整方空间肃穆静谧，俨然一个独立的世界。此时，这偌大的一个世界里，宛如就只有我一个人，遗世独立之感油然而生，却在这时，禅院中幽幽传来丝竹乐声。

乐音清越，细细听之，发现这不是丝竹的声音。其声清圆，更甚丝竹，可又有几分凄清。呜呜咽咽，渗在寒凉空气中徐徐传来，分外幽冷，宛如有人唱起招魂的歌。

这深更半夜的，森严的皇家寺院重地里，怎么会有乐声？

我好奇地寻音查探，只见在一处殿阁粗犷的鸱吻上，立着一道人影。人影身后，冰轮如镜，月亮异乎寻常的硕大，寒光凛凛。

那人背着月光而站，在一轮圆月中，仿佛一道黑色的焰心。我如同被人下了禁忌，呆怔地对着那道影，内心惊动。

夜半时分的皇家寺院内，怎么有人跑到佛殿的殿顶上去吹乐？

这吹乐的人是谁？

“嘿！”

我正自出神，肩膀突然遭人大力一拍，吓得我几乎叫出来。惊疑地回头

看去，身后一张春桃般娇俏的小脸，上面带着促狭的笑。“嘿嘿，十六哥。”

原来是同来寺院的表妹武妍心。我责怪地瞪她一眼：“你这坏丫头，深更半夜的吓人！”

妍心嘿嘿地笑：“十六哥，大半夜的不睡觉，你跑到这里做什么？该不会是突然诗兴大发，跑来这里看月亮吟诗吧？吟的是不是举头望明月，看见贼上墙啊？”

妍心向来顽皮淘气，我拿她没有一点办法，笑叹着回答：“我看到有人吹乐。”

妍心问：“在哪呢？”

“喏，那不就是……咦？”我指向那处殿阁，可殿顶上却已不见了方才的人影，夜幕下，古老宏伟的寺院重归沉寂。

妍心质疑地看着我，“段成式，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骗人的？这深更半夜的，天这么冷，谁会跑到佛殿顶上去吹乐？有病啊！”

我搔着脑袋，有点迷茫。“刚才确实有个人站在佛殿顶上吹乐。”

“哈哈，你该不会见鬼了吧……啊！十六哥，鬼！真的有鬼呀！”妍心神色大变，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你快看那里！”

顺着妍心手指的方向，寺院正中心，位于中轴线中心点的高塔处，塔下的空地上，有一团一团诡异的焰火，车轮般围绕着佛塔滚动。火焰呈蓝绿色，滚动跳跃，上下飘动沉浮，宛若鬼怪！

那座塔，正是法门寺中，供奉着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浮屠塔！

“十六哥，那……那是什么东西？”妍心揉了揉眼，难以置信地问我。

“看上去像鬼火。”我也难以置信地回答。

“呀，鬼灯笼！”毕竟是女孩子，妍心吓得一把抱住我，“有鬼！鬼要出来了！”

我安抚地拍了拍表妹的头。我不信那是鬼火，鬼火只在盛夏之夜出现，本是人的尸骨埋于地下日久，又因天气湿热而成。然而现在是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怎么可能产生鬼火？就算能，鬼火又怎么会出现在佛塔的四周？

思及此，我完全没有怕意，只有满腔的好奇，恨不得立即便能知晓答案。

皇家寺院里出现了鬼火，并且鬼火围绕着供奉有护国重宝的佛塔，一下

子便惊醒了整座佛寺。灯烛如炬，将梵刹寺宇点亮。法门寺住持慈行大师带领着寺内僧侣，聚集在高耸的佛塔前。僧侣们纷纷诵起经，一时间，浮屠塔下梵音萦绕，塔铃阵阵。

我生性好奇心重，喜欢探奇寻秘，便领着表妹妍心混在众僧侣中，挤在佛塔前观望。

我先前曾听到的乐音又响了起来，然而这一次的乐音，与先前又有不同，声音宏大起来，骤雨旋风般紧促。我四下里探看，却没有再看到那吹乐的人在何处，然而那乐音，仿佛潮水，从四面八方一波一波汹涌而至，竟让人听不出是何种乐器发出，只令人感到不安，隐隐然似有车马辚辚出山林，群鬼就要下山一般！

那些车轮般的诡异焰火，随着乐音跳动浮沉，将每一个人的面孔都映照成蓝森森、绿莹莹的颜色。天穹宛如一汪深澈的湖泊，塔下高仰着头的我们，就像一只只沉于幽蓝水底的鱼，透过荡漾的水波凝视——

蓝绿色的焰火，一团一团忽然升空，浮在半空，猝然炸裂，犹如漫天星辰纷纷坠落。

“真好看。”妍心小孩子心性，忘了害怕，痴迷中，伸出手掌去接从空中坠下的光点。

就在所有人被眼前诡谲景象惊愕之际，不知是谁大声叫了一句：“有毒！”

我顿时觉得头重脚轻，呼吸艰难。

“十六哥……我好难受……”妍心虚弱地喘息着。而塔下所有的人，都与妍心一样，皆如濒死的鱼，无法呼吸。

就在众人受苦受难之际，隐约的、有银片般的女子笑声，轻轻传入耳中。笑声那样悦耳，有种恶作剧得逞般的开心。我吃力地凝目逡巡，身边妍心已经软软扑倒在地，人事不知。

“无耻鼠辈，装神弄鬼，故弄什么玄虚！”白髯苍苍的慈行大师巡视着周围，厉声喝道。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倒下，我凭借着意志力勉强支撑，到这时，在佛塔前仍站立着的人已寥寥无几。

“呵呵。”

银子一般的笑声再度响起，这一次，像是在嘲笑。暗夜中，那动听的声

音宛如能够发光，只是冷冰冰没有一丝温度。

慈行大师手拄宝鼎法杖，支撑着威严道：“还不出来！”

月至中天，恰到佛塔的正顶端，硕大的冰蓝月轮中，蓦地现出一个人影——是个衣冠如雪，身戴数重璎珞的女子，宛若飞仙！

女子浮在半空，半隐半现在月中，臂间挽着长长的披帛，云气般飘荡。她手持乐器，赤足踏着佛塔顶端的金色塔刹，轻得宛如毫无重量，姿态诡美。

香音！

我惊愕地睁大眼睛。

佛经中飞天的香音神！乾达婆！天乐伎！

“孽障！”慈行大师的手指，遒劲的老枝一般，指向半空舞飘的飞天。“佛门圣地，岂能容你撒野！”

“哼。”飞天的女子不屑地冷哼，对着塔下的慈行大师一弹指，大师仰面倒地。

“大师！”我惊骇地往前抢了两步，只觉全身无力，双膝一软，跪倒在地。

到底发生了什么？

内心惊乱，我难以再坚持，视线愈发的不清楚了，精神意识皆不受控制。我以手撑地，不知道这一倒下，会发生什么事，还能不能再醒过来。

“嗒嗒、嗒嗒……”

倒了一地人的空间中，传来马蹄缓缓踏来的声音。我艰难地将沉重的眼皮撑开一线，混沌视界内，一匹白马驮着一个人，缓步走来。

“哟，这里还有个碍事的家伙呢。”那人下马，朝我走来。

此刻，我眼内所看之物，皆是一些乱影，只模糊看到一个人形立在我面前。忽然，一样冰凉的物什挑起我的下巴，我的脸被抬起，我感觉有一双眼正在审视我。

“好奇，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只宽袖拂过我的脸，鼻端有股异香的味道，我努力地想要保持住最后一点神志，却忽然，一只手掌按在我脸上，一串宛如念咒的声音在我耳边低低响起。

世界陷入黑暗。我终于失去了意识。

第一部分 貌流离

帝都长安。

天空灰蒙蒙的，犹如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阴翳。长安的冬季，寒冷干燥，万物凋敝，但帝都仍一如既往的繁盛热闹。大慈恩寺的黄钟大吕，举城可闻。坊市间游荡着来自日本的遣唐使、高丽的僧侣、皮肤黝黑的昆仑奴、以及各种肤色与发色的异域男女。

我与好友裴前一道走在长安城热闹的大街上，今日距离法门寺那夜，已经过去了五日。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已经身在长安城内外祖父故宅。问母亲那夜在法门寺，我与妍心还有满寺的僧侣中毒倒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母亲一脸莫名地问我，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或者把梦境里的事情当成了真的。

母亲说，那夜我在法门寺，晚上着了凉，突发高烧，第二天一大早，她与舅母等人发现我全身滚烫地躺在僧床上，叫都叫不醒。她们不敢耽误，急急把我带回长安看大夫。几副驱寒药灌下去，睡了三天后就好了。

我问母亲，法门寺住持慈行大师，还有寺内众僧是否还活着。

母亲道，因为走的匆忙，离开时没有跟慈行大师告别，但寺院里的僧侣们都好好的。

我又问表妹怎么样，结果妍心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面前。问她那晚的事情，她一无所知。我讲给她听，她还笑我看太多志怪异闻类书籍，看得走火入魔了。

我被弄糊涂了。难道那夜我的所见所闻，真的只是自己的臆想？

我反复回忆那晚的每一个细节，既觉得无比真实，又觉得匪夷所思。越想越糊涂，于是当裴前来探望我时，我便与他一道出去走走，换换脑子。

裴前熟门熟路地带我走入太白醉酒楼，抛给小二一块银子，要了一桌好菜并一坛新丰酒。

酒楼因为李白而著名，是以生意极好。我们到楼上时，楼内已经坐了不少的酒客，好的位子都被占了，裴前不管这些，他径直走到靠窗的好位置，站在那桌酒客面前，双臂抱胸瞪着一双带煞的虎眼看人家。那桌酒客便急急地撤了。

“十六，过来坐这里！”裴前笑逐颜开地冲我招手。

说起我这位朋友，在长安城里是出了名的太岁，老少妇孺无人不知。在贵族子弟中，也以粗野豪放、惹是生非而闻名，但对朋友却是极好的。

酒菜很快上齐，我不擅饮酒，且新丰酒浓醇而烈，我喝了一口便呛得脸通红。

“哈哈，你可真不像咱们大唐的爷们儿！”裴前笑话我，又热情地给我夹菜，“多吃点补补，看你瘦的，跟个女子似的弱不禁风。”

我无言。裴前的话虽然糙，却充满关切，让我心暖。他大口地喝酒，大口地吃肉，我在他不住地劝说和嘲讽下，也喝了好几碗酒。

身体开始发热，我起身推开窗户，正好看见裴前的叔父，宰相裴度神情冷凝地骑在马上，他身后跟着大队的军士，明铠执戟，宛如铁甲长龙，沉默而快速地往城门口而去。

“是神策军！”

“宫里出事了，还是哪里又闹起来了？竟然出动了神策军！”

街上行人纷纷闪避，酒楼里的其他酒客也看到了，议论纷纷。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是法门寺出了事！”一名醉意醺醺的酒客，打着酒嗝炫耀般道。

“法门寺能出什么事？法门寺里有佛祖舍利，妖魔鬼怪、魑魅魍魉、怎敢靠近！”

众人不信。

“莫非事就出在法门寺供奉的护国重宝，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上头？”邻桌坐着一名年轻的酒客猜测道。

“你胡说什么哩！当心这话被官府的人听见，抓你进去吃牢饭！下个月皇帝陛下就要亲自恭迎法门寺地宫里的佛祖舍利入长安供奉了，为了这事，差点把一直力阻的刑部侍郎韩愈韩大人砍了头，这个节骨眼上，可不敢乱

说!”年轻酒客对面坐着的一位老者，慌忙呵斥他道。

年轻的酒客搔了搔头，“是我妄言了。”

于是众人又纷纷指责先前那人。那名酒客便大着嗓门儿又是发誓又是赌咒地说，他家便在扶风境内，距离法门寺不远，五天前的夜晚，他半夜酒后归家途中，遥遥望见法门寺的上空笼罩一片绿莹莹的浓雾，就像南方深山老林里会要人命的瘴气，并还有鬼火一样的东西闪烁，吓得他酒全醒了。第二天，法门寺就封闭了山门，不再接待香客。

楼内其余酒客们仍是不信，唯有我，顿时如遭雷击，脑中一片空白，眼前出现寺院中的一幕幕——高耸佛塔四周围绕的莹绿光团、蝶翅鳞片般的诡异光点，倒地的众僧、塔顶半空飘舞的飞天……

“难道那些都是真的？”我感到难以置信，有些眩晕。

“什么都是真的？十六，你的脸色很差，你怎么了？”对面的裴前发现我的异样。

我本要告诉裴前我所见到的一切，却被眼前突然发生的事情打断。

刚刚还在大声与人讲述关于法门寺异象的那名酒客，猝然间跌落手中酒碗，整个人从座位上滚下，神情痛苦，全身痉挛地倒在地上抽搐，口吐白沫，好像癫痫发作一般。

众人一时都傻了眼，只见他剧烈地抽搐了一阵，人忽然又不动弹了，只是身体保持着收缩的姿态，肌肉扭曲，手指也古怪地弯曲着，如同鸡爪，又好像被抽筋一般。

“这，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惊惶不已，却轻易不敢靠近。此时，一名年轻的僧侣快步从楼下上来。他身后背着行囊，手执一根竹杖，头上还戴着宽檐尖顶斗笠，猛地一看，竟好似当年西行取经的三藏法师，望之便觉不凡。

年轻的僧侣蹲在猝然倒地的酒客身边，一番查探后沉声道：“这个人死了。”

一片不敢相信的抽气声里，我惊骇地望见那人被翻过来的面孔上，大张的嘴巴与死鱼般睁着的双眼。

死了？好端端的，人怎么就突然死了呢？

“亵渎神佛，散布谣言，罪过罪过，报应啊报应！”

酒楼内一阵混乱，胆小些的纷纷跑了，刚才猜测法门寺里佛祖舍利出事

的年轻酒客，更是吓得面无人色，全身剧烈地发抖。店家慌忙去府尹衙门报案，裴前热烈地与剩下的酒客们猜测议论着。

我站在启开的窗前，楼外刮起一阵冷风，扑在我发热的面颊上，凉气使我混乱发蒙的头脑恢复了一些清明。就在这时，我感觉楼外有人在盯着我看，然而我看过去的时候，却又没有发现任何人。

楼下的街市一如我来时一般，人来人往，车马鳞鳞。对面鳞次栉比的店铺，客人进进出出。

是错觉吗？

我不敢确定什么，只是本能的感觉，刚才，就在酒楼对面的地方，有一道视线一直在注视着我。

“这位小哥，”那位年轻僧侣肃目望着我，“近日可是见到了什么不该见的东西？”

“小师傅此话怎讲？”我暗暗惊异。这僧侣看模样是个大不了我多少岁的少年，斗笠下的面庞年轻而俊秀，眉眼如水般淡然。

少年僧侣双手合十，“贫僧观你面上，白虎猖狂，残害东狱，此为凶兆，怕是会有血光之灾……”

“哪里来的江湖骗子，少在这里危言耸听！”裴前抢断他，喝道。

少年僧不愠不恼，当裴前并不存在般，一双镇定的眼睛只对着我，道：“这些时日，宜静不宜动，在家赋闲，少出门为妙。唯有如此，方可化劫度厄。”

他说完便走了，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僧侣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酒楼里。

从太白醉回去的一路上，我魂不守舍，思虑纷杂，身边的裴前跟我我说些什么，我统统不知。回到外祖父府中，表妹妍心蹦蹦跳跳地跑来寻我，嗔怪我出去没有带她。

我问她：“妍心，你是真的一点不记得在法门寺的事了吗？”

妍心奇怪地看着我，“在法门寺的事我怎么会不记得，我脑子又没毛病。”

我心内大喜，“你记得？”

妍心撅起小嘴。“一大早就被叫起来，看一群和尚唱唱念念，整天都无

聊的要死。”

我顿时失望极了。

妍心观察着我的神色道：“十六哥，你的病还没好吗？你是不是这回发烧把脑子烧坏了？本来你就不怎么机灵，有时候傻呆呆的，现在你看上去更呆傻了，就像个瓜娃子。”

我苦笑。表妹妍心是个直心快语，心不藏事的单纯孩子，既然她这么说，看来对于那晚的事情，她是确实不记得了。

妍心为何会失去那一晚的记忆？在那晚，法门寺里究竟又出了什么事？

我平时总喜欢看志怪异闻的故事，每每不看到最后绝不肯释卷，于是便养成喜爱探奇寻秘的性子。愈是奇怪费解的事物，就愈是能引发我的兴趣，这种事情就如同上瘾。

晚上，我依旧心神不定，潦草地吃过晚饭，我到外祖父的书房里看书。

我的外祖父名叫武元衡，年轻时，他被世人誉为大唐第一美男子，后来做了宰相，又被誉为诗人宰相。

外祖父虽然官至宰相，却一生生活简朴，甚至清贫。他所有值钱的财产，便是书房里收藏的书籍与他的诗作。在我的记忆中，外祖父雅正清和，为人庄重，淡于接物，总是喜欢穿白色的衣服。然而，便是这样一个清雅俊逸如鹤的男人，在元和十年一个天色未明的清晨，于上朝的路上，被潜伏的杀手杀害，并被残忍地割去了头颅。

外祖父的书房很大，靠着墙的地方都是书柜，满满当当都是书，一张宽大的书案靠着窗，上面的文房四宝还保持着外祖父在时的样子。自外祖父遇害，我便陪同母亲住在这里守孝，每天晚上，我都在书房里看书，可是今夜，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进去一个字。

脑中各种景象纷杂错乱，那晚在法门寺，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想着，我取了纸笔将那晚所见所闻，一一的记录下来。这是我的一种爱好与习惯，每有什么新奇的事物，或听说了什么异闻怪谈，便将之写下，作为笔记。

冬夜深寂，案上一烛独燃，我在灯下一边回想一边书写，时常因此陷入沉思。静室之中，唯闻铜漏滴答，偶有府外坊巷中传来巡夜人打更的声音，不知不觉间，已是五更时分。

伏案一夜，我腰背酸乏，遂起身稍稍活动一下，走出书房呼吸干爽的冷

气提提神。

我站在屋檐下，闭上双眼深呼吸。忽然一声“吧嗒”，从屋顶上掉下一小块碎瓦砾，正落在我脚前的地上。我探出身子仰头去看，此时夜色未央，一轮蒙淡的下弦月坠在重重屋宇背脊处，深灰的苍穹上寥寥几颗寒星。

我在门外站了片刻，寻思大概是野猫将房顶上的瓦砾碎片蹬了下来，便不以为意。伸展了几下身体，又转身回了书房，想着将夜里的记录再看一遍。走到书案前却猝然发现，案上我写的东西竟然不见了！

笔墨还搁在原位，唯有那一叠写了字的纸张平白消失！

我大惊，方才我便站在门外，不见有人，而书房内的窗扇也没有被开启的痕迹，短短片刻时间里，房内的东西竟会不翼而飞！

这是怎么回事？

我震悚地呆立在案前，想不明白。

白瓷莲花灯盏上，明烛噼啪爆了一记灯花，我猛地想到刚才屋顶上掉落碎瓦砾的事情，拔足便跑了出去。

府内静悄悄的，下人们还未起，值夜的正是困怠的时候，不见一个人影，黑黢黢的。我在书房附近上下察看了一遍，一无所获。

我惊疑难安，一夜未歇的大脑发蒙，难以思考，却又无法休息，见府中的大门已经开启，便索性出去走走。

在这个时候，长安城还尚未醒来，只有一些店铺在做开门前的准备，还有早起去大明宫上朝的官员，在家人的陪同下，或坐轿或骑马，陆续地出发。

夜里起了雾，雾霾中，那些人影，街市，看上去影影绰绰。我没有提灯，沿着街边缓行，想着发生的事情，想得入神。突然，一只手从后面快速地捂住我的嘴，一只有力的手臂横过我的胸膛，我被一股大力拖进了一条背街的狭窄小巷。

遇上打劫的歹人了吗？我想起身上没有带钱，正不知该如何时，只听身后有人发出一记轻笑。“段十六，你这个傻瓜！”

身上钳制着的力道消失，裴前那个家伙把胳膊搭在我肩膀上，“你怎么都不知道挣扎反抗？就这么束手就擒？你们这些读书人，真是没用！”

他说话的时候有酒气喷在我脸上，我没脾气地道：“你又整晚未归出去喝酒了。”

裴前嘿嘿一笑，打了个酒嗝。“昨晚我叔父大哥他们都不在，难得我没人拘管。”又问我，“这么早，你去哪？做什么？”

“裴前，我有事要跟你说话，我……”我张口急声说道。话还未说完，裴前忽然一把将我拽开，同时大喝一句：“什么人！”

狭窄的巷子里，我与裴前被几个一身黑衣的蒙面人堵在了里面。这些人的身影被雾霭掩盖着，直到走到近前才像鬼魂显形一般。

“你们是什么人？”裴前喝问。

对方根本不回答。他们脸上蒙的不是布，而是特制的黑色头罩，连眼睛都不露。

裴前低声嘀咕：“找我的？我最近好像没有得罪什么人……”

黑衣蒙面人从窄巷子口缓缓进来，他们手里还握着兵刃，而我与裴前皆是赤手空拳。我虽然从小也习过武强身，会使弓箭射猎，可对于打架却是个生手，然而此时，即便是打架老手裴前，在这样的情况下也难有胜算。

对方步步逼近，其中一人做了个手势，他们提着兵刃便扑了过来，那样子怕不是只打一架这么简单。

“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跑！”

裴前虽然喝的不少，反应却比我快，他推了一把傻站着的我，我拔腿就朝巷子的那一端跑去，那里是剩下的唯一去路，隐在雾霭深处看不见。

裴前跟在我身后，我俩像被猎人追赶的兔子，他在后面不时地将住在这里的人家堆放在外的东西扔出去，以阻挡身后黑衣人们的追赶。但是那些黑衣人就像蝙蝠一样，哗啦啦地全都上了房。

我边跑边扭过头去看，黑衣人们如同鬼魅一般紧紧跟随，摆脱不掉。我看着他们在高低起伏不平的房脊间无声地飞奔跳跃，忽然想到一件事。莫非……

“这些个贼球攘的，他妈的都是哪冒出来的！”裴前大骂。“是哪个混账王八犢孙子！有本事跟老子明刀明枪的干一仗，这他妈算什么男人！”

这条巷子窄长，没有岔口与分支，像一条蜿蜒的小路，两边尽是民房，一间挨着一间，院落里有落光了叶子的树木，黑衣人们从光秃秃的枝杈间翻飞掠过时，就像黑色的夜枭。

他们的速度快过我与裴前，从高墙与房顶上扑来的身影宛如苍鹰，亮出锋利的钢爪，下一刻便要我们将我们撕碎！

就在这时，前方忽然出现亮光，原来是巷子的另一处出口到了。

那一点亮光让我与裴前看到了希望一般，奋力朝前狂奔。接着，砰砰两声闷响，我俩刹不住脚，双双撞在一辆马车上。

那是一辆双辕双轮马车，车厢宽大，车饰华丽。车厢外面两边各悬一盏风灯，驾车的驭者呼喝着拉住受惊的驷马，瞪眼看躺倒在地我与裴前。

“阿肆，外面何事？”马车内的人问，声音慵懒。

“公子……”

驾车的驭者刚要回答，追赶我与裴前的黑衣人，呼啦啦地扑落，将我们与马车包围了。

裴前啐一口，与我一道爬起身，我俩相视一眼，彼此极有默契，突然翻身跳上马车。

驾车的驭者大声地斥骂，裴前跨坐上驾车的驷马，双腿狠狠一夹马腹，马儿吃痛，长嘶着直立而起，踢腾着两只前蹄，拦在前方的黑衣人不得不闪避。

裴前揪着马鬃，高叱一声：“驾！”

马儿扬蹄狂奔，马车猝然疾速行驶起来，我没有坐稳，一下子跌进了车厢里。

车厢中熏了香，燃着一盏彩绘吊灯，我的后脑磕在一件物什上，硬邦邦的，我揉着脑袋转过头去看，正对上一双狭长的目。

一张琼玉般的俊颜，细长眉眼如画。马车的主人是位年轻公子，锦衣玉带，外披一件狐裘。他本就长得有些媚，偏偏左眼角下还有一颗褐红小痣，宛若溅落的一点朱砂，格外妖异。

“你是何人？”他神态慵懒地发问，眼睛半睁半闭。那颗妖异的痣，隐在睫毛暗影之下，有种说不出的魅惑。“问你话呢，你是什么人，怎么上了我的马车？”

我这才惊觉自己盯着人家看走了神。连忙端正身体，对他行了一礼：“在下段成式。惊扰阁下实属迫不得已，还望阁下海涵。”

他并没有半点的惊慌或恼怒，细细长长的眼将我睨着，斜倚在车内的软垫上，继续慵懒地问：“我的侍从人呢？”

我将头探出车厢，裴前驾着驷马奔驰，天色比刚才亮了一些，终于不见了那些黑衣蒙头罩面的人。我在车内盘腿坐下，告诉马车的主人，他的侍从